

影响了四代美国人的儿童经典

福瑞迪与怪龙

Freddy and the Dragon

[美] 沃尔特·布儒克斯 / 著 成雨珊 /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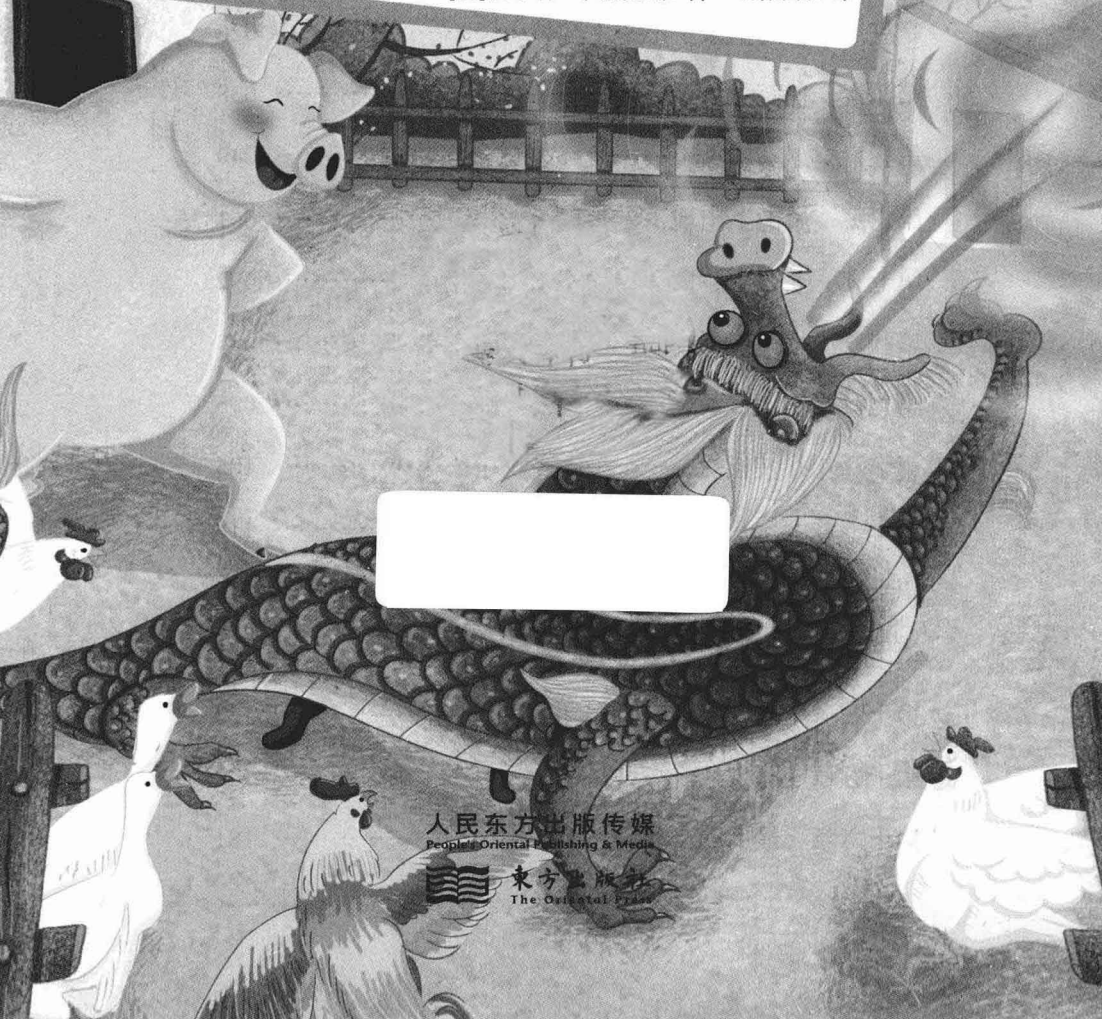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福瑞迪 与怪龙

Freddy and the Dragon

[美]沃尔特·布儒克斯 / 著 成雨珊 /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
The Ori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瑞迪与怪龙/(美)布儒克斯著;成雨珊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5
(小猪福瑞迪)

书名原文: Freddy and the Dragon

ISBN 978-7-5060-6020-2

I. ①福… II. ①布… ②成… III. ①儿童文学—图画故事—美国—现代
IV. ①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3696 号

福瑞迪与怪龙

(FURUIDI YU GUAILONG)

作 者: [美]沃尔特·布儒克斯

译 者: 成雨珊

责任编辑: 韩 悦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020-2

定 价: 16.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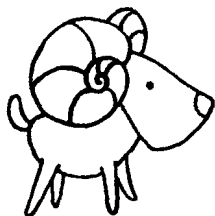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目 录

第一章 福瑞迪受了冷遇·····	001
第二章 侦探福瑞迪成了嫌疑犯·····	014
第三章 农场里来了不速之客·····	026
第四章 捕获强敌·····	038
第五章 迷雾重重·····	049
第六章 后街上出现了无头鬼·····	061
第七章 老公牛“良心”发现了·····	072
第八章 从莽夫到绅士·····	083
第九章 初步行动·····	095
第十章 乔装打扮·····	105
第十一章 无头鬼有头! ·····	118
第十二章 小鼯鼠的攻心术·····	128
第十三章 山洞中的第一次较量·····	141
第十四章 怪龙与“隐身先知”各显其能·····	152
第十五章 深入敌穴·····	168
第十六章 最后的激战·····	181

第一章 福瑞迪受了冷遇



小猪福瑞迪和黑猫金克丝身穿牛仔衣，驾着坐骑穿过圣特保罗镇的主街向豆豆农场——他们的家走去。福瑞迪跨着他的西部小马——赛伊，金克丝骑着山羊比尔。他们还有一位朋友，紧紧地抓着福瑞迪的马鞍，那就是鼯鼠塞谬尔·杰克逊。

他们刚刚完成了驾着坐骑穿过新英格兰的旅行，一路上饱览了波士顿的风光，爬了邦克山，看了普利茅斯山岩、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和许多别的历史遗迹。这一个月他们过得很精彩，不过，眼下他们还是很高兴能回到熟悉的地方。他们已经厌倦了满街都是陌生人的城镇。在路边的人群中能认出朋友的面孔，可真是太好啦。他们冲曼特卡普斯先生、卫理法官和豪威尔先生，贝乐&罗尔音乐商店的经理挥手致意，并向温菲尔德·丘奇夫人和皮博尔思小

姐脱帽行礼。

就连塞谬尔也举起了他的帽子，尽管镇上的人他一个也不认得。刚开始出发的时候，塞谬尔并没有帽子，可他很想拥有一顶，于是，在波士顿的一家玩具店里，他们看到一个洋娃娃头上有顶红帽子，就给他买了下来。这帽子不太合适，因为鼯鼠的脑袋从鼻尖到肩膀整个儿是一条直线，但他们用一根橡皮筋把帽子固定在他头上。他举起帽子时，那东西就会弹回去打着他的鼻子，不过他不在乎。他可不想在礼貌方面输给猪和猫。

尽管朝认识的人们挥着手，福瑞迪心里却对他们的回应感到不太满意。那些也挥手向他还礼的人似乎不怎么热情，而不少老熟人只是盯着他们看了看，皱了皱眉，就转身走了。

“大伙儿这是怎么了？”福瑞迪说道，“我没指望他们在路上撒满玫瑰花瓣，载歌载舞地欢迎我们，可我真的以为他们见到咱们会很高兴呢！”

“那是对你的感激，”金克丝说，“咱们让他们摆脱了奴役之苦，这是咱们得到的感谢。”他指的是两年前全州范围的动物暴动。当时，在老鼠习蒙的领导下，一些动物企图从人类手中篡夺所有农场，甚至政府的管理权。多亏了福瑞迪和朋友们的努力，这场暴动才没有得逞。习蒙和他全家被流放了，他们的人类顾问，赫伯特·加伯尔先生，豆豆农场动物们的宿敌，被送进了监狱。

“我不懂这是怎么回事，”福瑞迪说，“明天我要回镇上，弄清楚有没有什么事不对劲儿。”

穿过圣特保罗镇之后，他们轻快地飞奔起来，很快就来到豆豆农场的大门口。公鸡查尔斯最先看到了他们，他跳上篱笆，兴奋地大叫了三声。通常他只在早上啼叫，唤醒大家起床，开始农场的工作。于是，当那三头奶牛、狗、老白马汗可，还有其他动物们听到他的叫声后，纷纷跑到谷仓场院上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欢呼起来，围住这几个归来的旅客。这里顿时响起一片笑声和喊声，爪子、蹄子互相握来握去，也有握手的——因为豆豆先生和豆豆夫人也出来迎接他们了。本杰明·豆豆先生，豆豆先生的叔叔，从谷仓的阁楼上跑下来——他一直躲在那里秘密地研制他的飞碟引擎呢。他见到福瑞迪比见到别人更欣喜，因为是福瑞迪打败了企图偷走引擎设计方案的外国间谍。他把福瑞迪从马上拉下来，抱着他转圈儿，高兴得好像说不出话来了。当然啦，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本大叔本来话就很少，他说一句话几乎从没超过两个单词呢。

豆豆夫人说：“好了，大家过来吧，让福瑞迪喘口气。他和他的朋友们今天已经骑马走了很久了，他们又热又累，风尘仆仆。咱们先暂停，让他们洗个澡，休息一下。然后，今晚都到谷仓会合，让他们给咱们讲讲这次的旅行。我呢，烤个蛋糕。”

大家散去了，几位旅客来到猪圈，给赛伊和山羊比尔

卸下马鞍和缰绳，让他们躺在阴凉处睡觉。塞谬尔钻进地里不见了，金克丝和福瑞迪走进屋里，摘下帽子，脱掉长靴，解下放枪的腰带。福瑞迪一头倒在床上，还没等金克丝想好自己要躺在哪儿，他已经睡着了。

黑猫看了看床脚，那里还有一大片空地，可是，每当福瑞迪累了的时候，他的鼾声就像一架正在起飞的四引擎飞机。扶手椅也不是个好地方。它看起来舒服，可金克丝记得那上面有几只坏了的弹簧，你才刚刚坐定，它们就从椅垫里钻出来扎你。最后，他在书桌上一擦擦积满灰尘的纸堆里蜷卧下来。

金克丝睡了大约半个钟头，这时，门口响起了轻轻的敲打声。他从两个爪子中抬起头来，听见外面有低语和窃笑的声音，接着又传来敲门声。福瑞迪仍然酣睡着——或者说，是鼾声如雷地睡着。金克丝跳下桌子走过去，摇着他的肩膀，“福瑞迪！醒醒！你的伙伴来啦！”

福瑞迪坐起身来：“谁？什——什么啊？哦，是你，金克丝。好吧，可是，我没拿你当伙伴，你就是家里的一份子。我并不——”

“在门口，你这傻瓜！”黑猫说道，“有人在敲门。你最好去看看是谁。”

福瑞迪起来，打了个哈欠，然后打开了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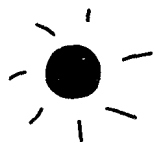
一群动物面对门站着。他们围在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孩身边，想看看他拿在手里的一只信封。刚才是查尔斯在

用他的尖嘴敲门，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亨莉埃塔，小棕毛狗佐治亚，老白马汗可，三头奶牛：维肯思夫人、乌兹堡夫人和沃古斯夫人。另外还有一些小动物们，兔子啦，松鼠啦，一两只臭鼬什么的。他们都在努力忍住不笑出声来。

福瑞迪认得这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做吉米·维肯思，住在南法利赛，那个地方在卡姆维利和阿普卡塔普旺斯之间，就在圣特保罗镇的下面。有一次，福瑞迪和隆隆响先生的马戏团待在那里，他给这孩子解过围。这男孩在自家后院里搞了一场马戏表演，弄来许多朋友们的宠物：狗、猫、兔子，一起合作。吉米的哥哥杰克，还有他的朋友们跑来嘲笑他的演出，他们打算来个突然袭击，把它搞砸了。但是福瑞迪从隆隆响先生那里借来一头狮子和几只大象，还有几只豹子，让杰克那伙人小小地吃了一惊。当那伙偷袭者打开马戏团的大门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些真正的猛兽，凶猛地吼叫、咆哮着，压根儿不是什么猎狐犬、小猫之类的——他们本来还以为可以把这些动物撵跑呢。相反，尖叫着跑掉的倒是他们。最后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你好，福瑞迪，”吉米说，“我有你的一封信。”他举起一只白色的信封。

门口围着这么多的动物，福瑞迪可没法越过他们的头顶够到这封信。查尔斯跳上吉米自行车的把手，一爪子



抓过了信封。可是，他并没有递给福瑞迪，而是眯着眼看那上面的地址，先用一只眼，再用另一只眼，接着，他咯咯大笑。“对了，吉米，是你说的那样。地址就是这样写的：‘福瑞迪·豆豆很奇怪。’”所有的小动物都轻声笑了起来。

福瑞迪刚刚伸出一只前蹄去拿这封信，可马上又缩了回来，“如果这是个恶作剧的玩笑，”他不高兴地说道，“那可太没劲了。不好意思，我要回去睡觉了。”

正当他要关门的时候，吉米说：“这不是开玩笑，福瑞迪，真的。我今天去圣特保罗镇，遇见了胡椒子夫人，我告诉她说我有事要来找你，她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了。”

福瑞迪还是没有伸手去拿，他说：“胡椒子夫人绝不会给我一封上面写着‘福瑞迪·豆豆很奇怪’的信。”

“呃——可它看上去就是那样。”吉米分辩道。

金克丝来到门边站在小猪的身旁。“看一下啊，你这个傻瓜，”他不耐烦地说，“快看看吧。”然后他伸手拿过了信封。

“哇，当然，”他说，“福瑞迪·豆豆……呃……嗯……哈！”他停下来咧着嘴笑了。“哦，拼写不对，但可以确定老太太好像很了解你啊，孩子。你就是‘奇怪’。这封信花了他们好长时间，不过最后总算送到你这儿了！”

“让我看看！”福瑞迪从猫爪子里一把夺过了信。

几只兔子围成一个圆圈，像跳战斗舞那样边笑边唱起歌来：

福瑞迪·豆豆很奇怪！

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

啊呀，我们好害怕

当动物们听见

福瑞迪·豆豆很奇怪

他们就会揪起他的耳朵

他会洒下痛苦的泪水

并且大喊：哦，天哪，哦，天哪！——

“闭嘴！”福瑞迪大叫道，“你们所有的家伙都闭嘴！你们什么都不懂吗？这个地址写的是寄给福瑞迪·豆豆绅士！绅士，不是‘奇怪’^[1]。绅士是一种客气的称呼，就像先生。她没有写‘给福瑞迪·豆豆先生’，而是写成‘给福瑞迪·豆豆绅士’。这是一种更体面的叫法，就这么回事。”

“那么，你现在可以表现得更体面一点，小猪。”黑

[1] 在英语中，“is queer”意为“是奇怪的”，而“esquire”意为“乡绅”，这两者在发音和拼写上都很相似，容易混淆，所以会有这一番误解。

猫说道。

福瑞迪哼了一声，转身走向猪圈。“进来，吉米。”他说。他们三个走进去，关上了门。

福瑞迪拆开信封，很快浏览了一遍。“唔，”他说，“这太古怪了。听听这个。”然后他读了起来：

亲爱的福瑞迪：

直到你离开圣特保罗镇之后，我才听说你已经度完假回来了，可那会儿已经太晚，见不到你了。你会来看看我吗？本来我打算骑车去农场，可上周五晚上我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了。过去的两周里，镇子上发生了一连串盗窃事件和故意破坏公物的行为，搅得镇子不得安宁，这是最近发生的一起。州巡警们一直在努力查找罪犯，但没有结果。我想，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案子只能由特殊的侦探来破，我相信你就是那个侦探。等我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细说吧。我还会说明为什么我对你说这件事。快来吧！为了保护你自己的缘故，快来！

你真诚的朋友

胡椒子夫人

“现在你们想想，她干吗要说那句话——是为了保护我的缘故吗？”福瑞迪问道。“你有什么想法吗，吉

米？”他坐到床上，看起来似乎要蜷起身子并且随时都会再躺下去睡觉。

男孩说：“不，我没有。我只是穿过圣特保罗镇来看望你。除了胡椒子夫人以外，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而且，我和她只说了一分钟。”

“我想，这会不会和今天下午我们在圣特保罗镇的时候，人们对我们阴沉着脸有关系，”福瑞迪若有所思地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吉米——我是说，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日子里，有没有关于豆豆农场的动物们做了些招人嫌的事这样的传言？”

“没有。不过，南法利赛的人不大关心圣特保罗镇发生的事情——他们大多只是说些关于亲戚或隔壁邻里们的闲言碎语。除非有什么大事，比如，当年你粉碎了那场动物暴动。”

金克丝说：“你以为自己很受欢迎，或许不是那样呢。你期待人们怀念你。可也许他们并不会高呼：‘乌拉！乌拉！’相反，他们只是说：‘哦，那只可恶的猪又来了。我都忘了他有多傻呢。’”

福瑞迪没有理会他。吉米焦急地说：“听着，福瑞迪，干吗坐着空谈呢？如果你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去见见胡椒子夫人？”

福瑞迪打了个呵欠。“我想你说得对，”他很勉强地说，“来吧，金克丝。还有你，吉米，骑上你的自行车，

你可以告诉我你来看我是为了什么事。”

这时候，跟随吉米一起来到猪圈的那些动物大多已经散去了，只有几只兔子还在周围徘徊，他们欢欣雀跃地围成一个圈，高唱着：“福瑞迪·豆豆很奇怪”，直到维肯思夫人——她也没走，喝了一声：“哦，安静！”同时用她的角向他们示威，他们才窃笑着跑开了。

这头奶牛是福瑞迪侦探办案时的搭档。

“出什么事了吗？”她问道。因为她看见小猪和黑猫开始给赛伊和比尔装上鞍子。

福瑞迪给她看了那封信，还告诉她，在圣特保罗镇人们怎样以皱眉和不满的表情来迎接他。“你怎么想？”他问道。

“你认为福瑞迪需要保护吗？”吉米问道。金克丝说：“你是否认为我们应该召集一个会议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奶牛有点儿不高兴。“老天啊，根本就没什么可商量的。不就是几个不满的表情和一封信吗。你很清楚的，福瑞迪。去搜集点证据吧。假如你来问我：‘二加二是多少？’我会说：‘四。’我答得上来是因为你给了我所有的依据。但假如你问：‘二加某个东西是多少？’那我就问你‘某个东西’是几，而你说你不知道。难道你看不出你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吗？几个不满的表情加一封你看不懂的信。只要你——”

“是的，是的，”福瑞迪打断了她，跨上马鞍，“其

余的你明天再和我说吧。好了，金克丝？吉米？”他一边说一边已经飞驰奔过谷仓场院。

赛伊和比尔一路小跑着踏上了去往圣特保罗镇的路，吉米骑车，夹在他们俩之间。“你还记得吗，福瑞迪？”他说，“几年前我搞那场马戏表演的时候，隆隆响先生借给我几只马戏团的动物，这样我们才办了一次真正的演出。嗯，今年我们组织了一支棒球队，想募捐一点钱来买队服，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再演一场马戏。当然，我们得收费——这一次是——每张票十美分而不再是瓶盖了。因此，这必须是一场非常棒的演出。我们想知道，隆隆响先生是否愿意再借给我们一些动物呢？”

“如果他在那儿，他会的，”福瑞迪说，“可他现在去俄亥俄州了。要到九月末才会回到圣特保罗镇呢。”

吉米说：“哦。”他们默默地走了一阵。

“咱们可以来个马术竞技赛，”赛伊提议，“谁要是能在我背上待一分钟就给他发奖。”

“只有一匹马的马术比赛吗？”福瑞迪说，“那可不够。再说，搞不好再弄出些残胳膊断腿来，这不行……”

其他人也都纷纷出主意，可没有一个好的。他们来到圣特保罗镇，停到了胡椒子夫人门前。“好吧，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福瑞迪。”吉米快快^[1]地说，“我想，

[1] 快快(yàng yàng)：不高兴，不满意。

我该回家了。”

“等等，”小猪说，“我有了一个点子……”他顿了顿，“让我再好好想上一两天。等我想清楚了，我会骑马去找你。”

吉米的脸色一下子开朗起来。“我就知道你会想出办法的，”他说，“我等着你。”说完他骑着自行车走了。

“你有了什么好点子？”他们走上前门通道的时候，金克丝问道。

“什么也没有，”福瑞迪答道，“可我不愿看到他那沮丧的样子。”

黑猫“嗤”了一声：“等他发现是这么回事，他会更加沮丧。”

“哦，我会想办法的。”小猪说着，摁响了门铃。

